

柴门望道

逶迤连绵的伏龙山脉，横亘在浙江中部。山脉中有条蜿蜒的古道。岭口古道旁有口塘，一面流向义乌，一面流向浦江，名分水塘，旁依的小山村，就叫分水塘村。

地处偏远的山村，静谧，安详。1920年初春的一日，有位身穿长衫的年轻人，提只箱子从这条古道上回到村子。他仿佛负有某种使命，到家就与母亲打扫整理柴房，用两条长板凳架起门板，将从杭州带回的书籍、资料庄重地放置在上面，然后备了笔墨砚台、煤油灯。他夜晚在门板上铺就被褥睡觉，白天以门板为桌，翻阅书籍，进入书写的境界。

他时而提笔直书，时而扶依柴门仰望蓝天。这时，早春的鲜花绽放在山野，院落里杏花盛开。山乡的景色很美，可这纷乱落后的社会需要变革。他是肩负变革的使命回归故里的。他要在这间简陋的柴房尽快译出《共产党宣言》。翻译的过程，是他学习、理解这部经典著作的过程，也是他孜孜追求真理的过程。他译着译着，有种崇高的神圣感在心底涌动，《共产党宣言》所指明的道路，不正是我陈望道所期望的正道嘛！

陈望道出生于1891年冬，6岁时

◆世说新语 ◆朱国良

茶如人生

照例，每天上班做的第一件事就是“茶泡壶吃吃”，这是30多年的老习惯了，谁叫我一不小心变成一个半拉子茶客。天下能以一片树叶牵动万众之心的莫过于茶叶，我也被这秀色俘虏了。

饮茶之中，常常叫人静静地想点事情。不少省悟，往往是在蓦然回首中得到，在豁然开朗中开启的。也不知道是哪一天，我呷着新茶，看着茶叶一片片浮上来，又一叶叶沉下去，忽想到人生不也如茶叶！尽管初泡茶时，不少茶叶争相浮在上面，但随着时间的推进，无不“折戟沉沙”，沉到了杯底。一片茶叶看人生，这不啻是一份悄悄的提醒。

我在品茶中，常常掂出那份恬淡和恬静，实际上，我也不免有点浮躁，精神上也缺少这种操守，虽不能至，却心向往之。我还是感到清淡恬静的高境界，松下结庐，山间对弈，“扫来竹叶烹茶叶，劈碎松根煮菜根”是一种静，大隐隐于市。在喧嚣之中能如菊花迎霜独立寒秋，似梅花傲雪铁骨铮铮，则更了得。因为这种淡然恬静，没工夫去张扬，却将时间用在脚踏实地上，不打号子，不作声响，恬静的意志表现在冷峻专一上。恬静的奋斗，如水与石的较劲，把漫漫的过程藏匿起来，悄无声息地给你一个惊喜的结果。我自不言，众口皆碑。因为最好的语言就是行动，恬静燃烧起来，一定是烈焰腾腾。恬静会用自己的身心，把清致调制得醇醇的，醇醇的，又为了自己的认定，会燃烧周身和通体，并照亮别人，如同茶叶经沸水冲泡，也要给我们清心纯洁清香的享受！

因着品茶如品人生这点意味，也是自己留心，我发觉不少茶联倒是劝人悟道，让人看淡名利，崇尚恬静的。如果说，湖南名胜紫霞峒小凉亭内的一联：“紫玉碗盛含仙掌露，霞光金芽微带碧泉珠”给人淡雅清远的品味；那么，广东珠海南山山径的茶亭悬挂一副茶联“山好好，水好好，人享一笑无烦恼；来匆匆，去匆匆，饮茶几杯各西东”则于言简意赅中教人淡泊名利，陶冶情操。福建泉州市有一家小而雅的茶室，其茶联更是别致有趣：“小天地，大场合，让我一席；论英雄，谈古今，喝它几杯。”全联上下纵横，谈古论今，朴实幽默，令人抚掌叫绝，使人有所启悟。

品茶品出人生的风云，看透世间的烟尘，我也杜撰一联，并请中国著名书法家沈定庵老先生泼墨书之高悬于客厅，联曰：“弈局无心争胜负，茶炉有兴煮春秋。”这是否有意味？有无意思？有啥意境？请诸友品着香茗品评一番！

◆史海钩沉 ◆王贤根

“一师风潮”后被排斥的陈望道，接到了邵力子的信和戴季陶提供的日文版《共产党宣言》，以及陈独秀离京返沪时从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(馆长)李大钊处借得的英文版《共产党宣言》。仿佛是黑夜里见到了光明，他的心胸忽地亮堂起来，便匆匆收拾了行装，返回阔别数年的家乡。

春寒料峭，柴房四壁清冷。陈望道依然穿着长衫扒在门板上翻阅日文版《宣言》，又与英文版对照，为译几句恰当、精准的汉语白话文，不时起座，在房里踱来踱去，当推敲出得意的言语，心绪顿时像山花那样绽放，像分水塘的水波那样荡漾开来。

为尽快译出这部经典著作，陈望道夜以继日。小脚的母亲看他废寝忘食的模样，除一日三餐外，还不时给他配点点心。有一天，母亲端来一只粽子和一小碗红糖水，吩咐他蘸着吃。过了一会儿，她在门口问粽子吃了没有，陈望道回答说吃了，很甜很甜！待母亲进门，看他满嘴黑乎乎的模样，又心疼又好气。原来粽子蘸的是墨汁。母亲数落他几句，儿子却呵呵地笑了。

寒春的深夜，柴房油灯昏暗，跳动的火苗，在陈望道心目中，闪烁的是无限的光明，点燃的是热切的期盼。在缺少资料

◆烛窗心影 ◆子 薇

孤芳

如果单由作品来揣摩张爱玲，她应该是“世故巨匠，情场老手”。但事实是，在现实生活中，她单纯得如同一个女学生，与胡兰成初次见她的印象颇为相符——孤傲的张爱玲在拒绝接见亲自登门的胡兰成之次日，又主动地去拜见了胡兰成。人生若只如初见，那一见，两人相谈甚欢，长达五小时之久；那一见，待字闺中的张爱玲便无可救药地一头栽进胡兰成张开的爱情大网里，那张大网，前不乏人，后继有人。

那时候的胡兰成是南京、上海两地跑，他到了上海也不回自己的家，只到张爱玲处，俩人夜夜“桐花万里路，连朝语不息”。终于，其妻提出离婚，于是，由张爱玲的闺中好友炎樱作证，胡兰成亲笔写下“胡兰成与张爱玲签订终身，结为夫妇”，张爱玲又幸福满满地续上“愿使岁月静好，现世安稳”。一段天作之合的美好姻缘，就这样让人羡慕嫉妒恨地瓜熟蒂落修成正果。

同年底，胡兰成去武汉出任为日寇效力的《大楚报》社长，很快，他搭上了小周护士，也是你依我依地好。好景不长，九个月后，日本投降，胡兰成惊心动魄地踏上了他的亡命天涯路。在浙江温州，胡兰成又与大她两岁的范秀美成了夫妻。

一段时日后，张爱玲千里迢迢一路颠簸追寻过去，见到的是胡范二人的亲密无间，她倒成了局外人、多余的人。

如果她值得，她倾力倾情，舍得一身刚；但是，他不值得，她也没有为难他。两年后，胡兰成脱离险境，张爱玲毅然决然地提出分手，并随信汇去30万元的稿费。

人性本自私，除去骨肉至亲，在他方，这世上本没有什么人会对你倾情付出，在我方，这世上本没有什么人值得你倾情付出。所以，一旦遇上，当百般珍惜。但人往往又是那么的贱，胡兰成自然不是个例外。

她生命中的两个男人，一个都靠不住——前一个是人心靠不住，后一个是身体靠不住。一前一后走进张爱玲生命的男人，不知道为什么都是老男人。胡兰成大她14岁，赖雅大她29岁。到底是她对老男人更感兴趣，还是老男人对她更感兴趣？又或者，如她那般卓尔不群的才情，年轻的男人驾驭不了。唯有睿智的老男人，方有能力抵达她的内心世界，与她从容地交流举案齐眉地过日子？

一个人生平顺的人，不可能书写出富有强大生命力的传世作品。一边是平顺的人生、优渥的生活，值得托付一生的被自己深爱亦深爱自己的男人，另一边是绝世的才华、外加清贫孤独无所依傍的凄清景况，如果可以选择，作为一个女人，她会作出怎样的选择？

她身上有一种高贵的清绝之气。性感，不是脱几件衣服就能拿下的；高贵，也绝非穿两件衣服就能搞定的。归根结底，性感是一种气质，高贵也是一种气质。她的一生，基本上活在属于自己的世界里，稀与人来往，鲜与人纷争。人生多是孤独的，从肉体到灵魂。她将孤独经营得如此的出类拔萃，她将文字铺排组合得如此的蕤葳生辉。

她的一言一语，皆发自肺腑，又浑然天成。后人评价她的为文风格——将美好的东西撕碎了给人看。我以为，她的文字，如罂粟，有毒，却诱人。陌上尽是看花客，真赏梅香有几人？写作的人何其多，偏是她的文字，她对于一境一景的描述，她关乎人性看似轻描淡写实则入木三分的表达与呈现，一点儿都不老套不过时，甚至堪当时尚新潮，尽管，隔了这么多年的光阴。

情若此，便是命运在情感生活等诸多方面不曾眷顾她，甚至刻薄地对待她，似乎也可以不必抱怨什么了。

“我以为人在恋爱的时候是比在战争或革命的时候更素朴也更放肆的”，张爱玲所勾画的是尘世男女热恋时的常态，也是在剖白她自己的内心。褪下锦绣才华的外衣，她的内核跟我们这些芸芸小女子其实也没什么不一样，左不过也是一具肉体一副肝肠。

白天念私塾，晚上跟父亲习武，后入义乌绣湖书社和金华府中学堂就学，怀揣“教育救国”思想，又向往“实业救国”“科技救国”，赴杭州、上海补习英语，于1915年东渡日本留学，在那里结识了日本早期的社会主义者和他们的马克思主义学说，逐渐接受社会革命的思想。他人生的道路，由此发生根本性的转折。

1919年“五四运动”后，陈望道学成回国，在浙江第一师范学校任教，主要从事国文教育和教育的改革，因改革引发轰动一时的“一师风潮”。陈望道是推行新文化运动的主将。

这时期，中华大地上涌现以陈独秀、李大钊为代表的一批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先进知识分子。他们两位与梁启超、孙中山、宋教仁、张闻天等，在各自的撰文中已经摘译、引用《共产党宣言》中的片段，但一直没有一部全译本。《共产党宣言》博大精深，翻译是件非常困难的事情。

1920年初，上海《星期评论》杂志社想连载《共产党宣言》，相关人士商讨时认为翻译《宣言》至少具备：一是相对熟悉马克思主义学说；二是精通一两门外语；三是有深厚的汉语言文学素养。在物色人选时，同盟会元老邵力子推荐陈望道，认为他是不二人选。

◆东敲西击 ◆俞 可

想“她”，忆他

“假如将韬略比作一间仓库罢，独秀先生的是外面竖一面大旗，大书道：‘内皆武器，来者小心！’但那门却开着的，里面有几枝枪，几把刀，一目了然，用不着提防。适之先生的是紧紧的关着门，门上粘一条小纸条道：‘内无武器，请勿疑虑。’这自然可以是真的，但有些人——至少是我这样的人——有时总不免要侧着头想一想。”

陈独秀与胡适，由这两位令人望而生畏的高人，鲁迅笔锋一转，隆重推出一个可亲可近的“他”。虽“令人不觉其有‘武库’”，却身为“战士”战绩熠熠，“活泼，勇敢，很打了几次大仗”。所言“大仗”，并非发起为李大钊举行公葬并泣书《故国立北京大学教授李君墓碑》，亦非呼应鲁迅的《纪念刘和珍君》而忿书《呜呼三月十八》，鲁迅首推创造“她”字。

“……月光恋爱着海洋，/海洋恋爱着月光。/啊！/这殷蜜也似的银夜。/教我如何不想她？……”

这个想“她”的他就是刘半农。负笈伦敦的刘半农于1920年9月4日挥毫书就这首《教我如何不想她》。同为求学英伦三岛的江南才子，比之徐志摩笔下的《再别康桥》，刘半农墨中的《教我如何不想她》文学地位更为显赫。2017年，中国新诗百年之际，中央电视台新诗朗诵会的首篇即为《教我如何不想她》。尤其经《晨报副镌》1923年9月16日刊发并由语言学大师赵元任1926年谱曲，该诗广为传唱。

《教我如何不想她》一吟成名，只因女性第三人称代词如同英语的she悄然飞入寻常百姓家。国民政府教育部1932年最终将“她”字收录汉字常用字库，鲁迅作品中的“伊”随之隐退。今日，“她”与“他”由举案齐眉而比翼

齐飞。

虽在1920年8月9日《时事新报·学灯》发表《“她”字问题》而为“她”摇旗呐喊，并在英国戏剧《琴魂》1917年汉译本中将“她”暗度陈仓，他却并非创造“她”，仅从中华历史长河打捞这个早已深埋河床的古字，使之复活且永生。

遥在泰晤士河畔，哪个“她”教他魂牵梦绕？

想念的或是被他奉为“天地间的活神仙”与“自然界不加冕的皇帝”的长女刘小蕙（《题小蕙周岁造像》）。刘小蕙却说：“《教我如何不想她》这首歌词是父亲受到母亲的影响而作的，它是从内心迸发出来的歌声”（《我父刘半农的爱情婚姻》）。

对于“她”的原型，刘半农不语。在莎翁故乡写下《教我如何不想她》，继而在雨果故乡获取国家文学博士学位，返回靖江戏鱼墩棧祖居的刘半农笔书“思夏

堂”牌匾，高悬于正堂，以思念祖母夏氏。新文化运动代表刘半农、二胡鼻祖刘天华、二胡大师刘北茂，刘氏三兄弟之斐然成就全然归功于守寡终身并养育三代的祖母。如挂于匾下的对联所言：仙露凝珠滋翰墨，卿云流彩焕文章。

从史海中唤醒“她”字，刘半农旨在把蒙蔽中华女性的千年礼教之尘垢涤荡殆尽，还“她”以人的尊严。由此不难理解，为何身为北大名师的刘半农，竟然做出屈身采访传奇青楼女子赛金花，这一让遗老遗少若丧考妣之举。

新文化运动之实质乃启蒙，对人性的重新发现，对人的回归。

一个人，一个字，点亮半边天。难怪赵元任为英年早逝的刘半农惜叹：“数人弱一个，教我如何不想他。”

值刘半农诞辰130周年之际，众里寻他千百度，蓦然回首，那个“她”却在，灯火阑珊处。

◆ 名家 ◆

◆ 史海钩沉 ◆ 王贤根

◆ 烛窗心影 ◆ 子 薇

◆ 东敲西击 ◆ 俞 可

◆ 孤芳 ◆

◆ 想“她”，忆他 ◆

◆ 茶如人生 ◆

◆ 柴门望道 ◆



渔歌 摄

◆ 烛窗心影 ◆ 子 薇

孤 芳

如果单由作品来揣摩张爱玲，她应该是“世故巨匠，情场老手”。但事实是，在现实生活中，她单纯得如同一个女学生，与胡兰成初次见她的印象颇为相符——孤傲的张爱玲在拒绝接见亲自登门的胡兰成之次日，又主动地去拜见了胡兰成。人生若只如初见，那一见，两人相谈甚欢，长达五小时之久；那一见，待字闺中的张爱玲便无可救药地一头栽进胡兰成张开的爱情大网里，那张大网，前不乏人，后继有人。

那时候的胡兰成是南京、上海两地跑，他到了上海也不回自己的家，只到张爱玲处，俩人夜夜“桐花万里路，连朝语不息”。终于，其妻提出离婚，于是，由张爱玲的闺中好友炎樱作证，胡兰成亲笔写下“胡兰成与张爱玲签订终身，结为夫妇”，张爱玲又幸福满满地续上“愿使岁月静好，现世安稳”。一段天作之合的美好姻缘，就这样让人羡慕嫉妒恨地瓜熟蒂落修成正果。

同年底，胡兰成去武汉出任为日寇效力的《大楚报》社长，很快，他搭上了小周护士，也是你依我依地好。好景不长，九个月后，日本投降，胡兰成惊心动魄地踏上了他的亡命天涯路。在浙江温州，胡兰成又与大她两岁的范秀美成了夫妻。

一段时日后，张爱玲千里迢迢一路颠簸追寻过去，见到的是胡范二人的亲密无间，她倒成了局外人、多余的人。

如果她值得，她倾力倾情，舍得一身刚；但是，他不值得，她也没有为难他。两年后，胡兰成脱离险境，张爱玲毅然决然地提出分手，并随信汇去30万元的稿费。

人性本自私，除去骨肉至亲，在他方，这世上本没有什么人会对你倾情付出，在我方，这世上本没有什么人值得你倾情付出。所以，一旦遇上，当百般珍惜。但人往往又是那么的贱，胡兰成自然不是个例外。

她生命中的两个男人，一个都靠不住——前一个是人心靠不住，后一个是身体靠不住。一前一后走进张爱玲生命的男人，不知道为什么都是老男人。胡兰成大她14岁，赖雅大她29岁。到底是她对老男人更感兴趣，还是老男人对她更感兴趣？又或者，如她那般卓尔不群的才情，年轻的男人驾驭不了。唯有睿智的老男人，方有能力抵达她的内心世界，与她从容地交流举案齐眉地过日子？

一个人生平顺的人，不可能书写出富有强大生命力的传世作品。一边是平顺的人生、优渥的生活，值得托付一生的被自己深爱亦深爱自己的男人，另一边是绝世的才华、外加清贫孤独无所依傍的凄清景况，如果可以选择，作为一个女人，她会作出怎样的选择？

她身上有一种高贵的清绝之气。性感，不是脱几件衣服就能拿下的；高贵，也绝非穿两件衣服就能搞定的。归根结底，性感是一种气质，高贵也是一种气质。她的一生，基本上活在属于自己的世界里，稀与人来往，鲜与人纷争。人生多是孤独的，从肉体到灵魂。她将孤独经营得如此的出类拔萃，她将文字铺排组合得如此的蕤葳生辉。

她的一言一语，皆发自肺腑，又浑然天成。后人评价她的为文风格——将美好的东西撕碎了给人看。我以为，她的文字，如罂粟，有毒，却诱人。陌上尽是看花客，真赏梅香有几人？写作的人何其多，偏是她的文字，她对于一境一景的描述，她关乎人性看似轻描淡写实则入木三分的表达与呈现，一点儿都不老套不过时，甚至堪当时尚新潮，尽管，隔了这么多年的光阴。

情若此，便是命运在情感生活等诸多方面不曾眷顾她，甚至刻薄地对待她，似乎也可以不必抱怨什么了。

“我以为人在恋爱的时候是比在战争或革命的时候更素朴也更放肆的”，张爱玲所勾画的是尘世男女热恋时的常态，也是在剖白她自己的内心。褪下锦绣才华的外衣，她的内核跟我们这些芸芸小女子其实也没什么不一样，左不过也是一具肉体一副肝肠。



渔歌 摄

